

黑暗奇幻 · 青春冒险

格里莎三部曲 III
Grisha

毁灭新生

Kuin and Rising

[美] 李·巴杜格 / 著

Leigh Bardugo

符晓妍 / 译

光与暗的宿命对决拉开序幕，实力悬殊的决战一触即发，
世界正在等待新生，救世英雄能否撑到最后？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狮鹫文学
GRIFFIN NOVEL

格里莎三部曲Ⅲ
Grisha

毁灭新生

Ruin and Rising

[美] 李·巴杜格 / 著

符晓妍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里莎三部曲. Ⅲ, 毁灭新生 / (美) 李·巴杜格著;
符晓妍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55-2267-9

I. ①格… II. ①李… ②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42190号

Copyright © 2014 by Leigh Bardugo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ew Leaf Literary & Media,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7-111号

毁灭新生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美] 李·巴杜格
译者	符晓妍
责任编辑	陈文龙 沈海霞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9千字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267-9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献给我的父亲，哈维：

有时我们的英雄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格里莎



第二部队士兵

小科学掌握者

科波拉尔基



(生命死亡部队)

摄心者

治愈者

埃斯里尔基



(召唤者部队)

暴风召唤者

火焰召唤者

潮汐召唤者

马蒂莱尔基



(物料能力者部队)

操控者

炼金师



之 前.....	001
第一章.....	006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48
第四章.....	070
第五章.....	085
第六章.....	112
第七章.....	140
第八章.....	167
第九章.....	184
第十章.....	196
第十一章.....	219
第十二章.....	234
第十三章.....	252
第十四章.....	277
第十五章.....	296
第十六章.....	315
第十七章.....	337
第十八章.....	358
之 后.....	381
致 谢.....	387
《毁灭新生》专有名词表.....	391



怪物的名字叫伊祖姆鲁德¹，是一种巨型蠕虫，有人说是它制造出了拉夫卡地下的隧道。饥饿难耐之下，它吞食泥沙碎石，在地下越钻越深，寻找着可以满足它食欲的东西，直到它走得太远，在黑暗中迷失了自己。

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在白色大教堂之中，人们都会十分小心，尽量不离主要洞穴周边的通道太远。呻吟声、无法解释的隆隆声，这些奇怪的声音常常在迷宫般的昏暗隧道中回响；寒冷洞穴中的寂静会被低低的嘶嘶声打破，或许什么都没有，也或许是一个长长的身体蜿蜒移动的声音，那身体正从附近的通道爬过来，寻觅着可食的东西。在那些时刻，很容易相信伊祖姆鲁德依然活在某个地方，等候英雄的召唤，梦想着有个倒霉的孩子走进它的嘴，这样他就可以享用一顿美餐。像它那样的怪兽在休息，不会死去。

1 原文为Izumrud，这个词在俄语中是“祖母绿”的意思。

这个故事是男孩告诉女孩的，还有其他的，所有他能够收集到的传说他都讲给了女孩听，在他最初还被允许出现在她身边的時候。那些天，他会坐在她的床边，努力让她吃些东西，听着她肺里痛苦的声响，他会讲关于一条河流的故事，一个强大的潮汐召唤者将它驯服，让它流过层层岩石，去寻找一枚魔法钱币。他会小声说起可怜的、被诅咒的皮耶金，他拿着有魔力的鹤嘴锄劳作千年，身后留下许多洞穴和通道，他是一个孤独的生物，什么也不求，只求让自己分心，在这过程中积聚起了他从来都无意使用的金银珠宝。

后来，一天早上，男孩发现去往女孩房间的道路被配有武器的男人切断了。他拒绝离开，结果他们给他套上锁链，把他从女孩门口拉走了。那个牧师警告男孩，信仰可以带给他安宁，而服从可以让他保住性命。

她被锁在自己的囚室里，孤身一人，陪伴她的只有滴水的声音和她缓慢的心跳，女孩知道，伊祖姆鲁德的故事是真的。她已经被囫圇吃掉，吞噬干净，在白色大教堂带着回音的石英腹之内，剩下的，只有圣者。

圣者每天醒来都会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人吟诵，她的部队规模也在一天天扩大，队伍臃肿不堪，充满了饥民和无望者，还有伤兵，以及个头小得几乎拿不起来复枪的孩子。牧师告诉信众，她终有一天会成为女王，他们相信了。不过他们对她伤痕累累的神秘随行人员感到疑惑：乌黑色头发的暴风召唤者，牙尖嘴利；被毁掉的那个，带着一身丑恶疤痕，裹着黑色的大披肩；苍白的学

者，跟他的书籍和古怪仪器挤在一起。这就是令人伤感的残存的第二部队——与圣者身份不相协调的陪同者。

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衰弱。不管曾经眷顾她的力量是怎么样的，不管它是否神圣超凡，它都不在了——至少是无法使用。她的追随者们被控制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这样他们就看不到她的眼睛是青黑的凹陷，听不出她的呼吸是惊恐的喘息。她走路时缓慢，犹豫，体内浮木般的骨骼脆弱无力，而就是这个病怏怏的女孩，承载着他们所有的希望。

在地面之上，一个新的国王和他的阴影部队掌了权，他也要求他的太阳召唤者被送还回来。他发出了威胁和悬赏，不过他得到的回应却是一个挑战——来自一个法外歹徒的挑战，人们把那个人叫作“乘风王子”。他在北部边境活动，炸毁运输线，强迫阴影国王重新开始穿越黑幕进行贸易和差旅，穿越的途中只能依靠运气和火焰召唤者来控制住怪物们。有的人说这个挑战者是一名兰佐夫家的亲王，有的人说他是一个拒绝和巫师并肩作战的菲尔顿反叛者。不过大家都认同这一点：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势力。

圣者摇晃着她地下牢笼的铁条。这是她的战争，她要求获得去战斗的自由。牧师拒绝了她。

可是他忘记了，在她成为格里莎和圣者之前，她是科尔姆森的幽灵小鬼。她和那个男孩像皮耶金积聚财富那样积聚了大量秘密。他们知道怎样当小偷，怎样扮鬼影，怎样隐藏实力和怎么做出淘气的行为。和公爵府邸的老师们一样，牧师以为他了解那个女孩，也了解她可以做到什么。

他错了。

他没有听到他们的隐秘语言，没有理解男孩的决心。他也没有看见那个时刻，从那一刻起，她不再把虚弱当成自己的负担，而开始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伪装。

毀

滅

新

生

RUIN AND RISING



我站在雕花石头的露台上，双臂伸展开来，在我廉价的袍子里哆嗦着，试图奉上一场好戏。我的凯夫塔是东拼西凑的产物，是将我们逃出王宫那晚我穿的礼服碎片和一些浮夸的窗帘缝在一起而做出来的，他们跟我说那些窗帘来自撒拉附近某个已经不在了的剧院。从门厅的枝形吊灯上弄来的珠子算是装饰。袖口上的刺绣已经拆掉了。戴维和珍娅尽了力，然而地下的资源实在有限。

从远处看，它可以唬住人，在似乎由我掌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中，它金光闪耀，让下方远处我的追随者们狂喜的面孔都明亮了起来。近距离看的话，它到处都是松掉的丝线，有着虚假的光彩，就像我一样，一个衣衫褴褛的所谓圣者。

大教长的声音响彻白色大教堂，人们身子摇晃，眼睛紧闭，

双手上举，仿佛一大群木偶，而那一条条手臂则像是苍白的草茎，被某种我感觉不到的风吹动着。按照一系列设计好的姿势，我一板一眼地移动，这样戴维和当天早上协助他的火焰召唤者就可以跟上我的动作，露台正上方有一个隐蔽的房间，他们在那里进行操作。早晨的礼拜让我非常畏惧，可是根据那个牧师的說法，这些弄虚作假的展示必不可少。

“这是你给予你人民的礼物，圣阿丽娜，”他说，“这是希望。”

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对于我曾经可以掌控的光芒来说，这只是苍白无力的映射罢了。那金色的薄雾其实是火焰召唤者召唤的火光，再由打磨出来的镜面盘反射而得，那盘子是戴维用废弃的玻璃加工出来的。这个盘子和我们在欧斯奥塔的战役中所使用的盘子类似，不过当时我们击退暗主大军的尝试失败了。我们被打得措手不及，我的力量，我们的计划，戴维的各种发明创造，还有尼古拉的足智多谋，都没能阻止那场大屠杀。从那以后，我就连一束阳光都召唤不出来了。不过大部分大教长的徒众从没见过他们的圣者真正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就目前而言，这个骗术也够用了。

大教长完成了他的布道。这是要结束演出的信号。火焰召唤者让我周围的光芒更加明亮闪耀。火光跳动着，东一下西一下，然后总算在我垂下手臂的时候隐去了。嗯，现在我知道今天在戴维身边当班放出火焰的是谁了。我向山洞上方做出了一个不满的表情。哈尔沙。他总是由着性子胡来。有三个火焰召唤者从小王宫的战役中脱身出来，不过其中一个几天之后就伤重不治身

亡。在其余的两个当中，哈尔沙能力最强，也最难以捉摸。

我从平台上往下走，急于离开大教长身边，可是我脚下发虚，踉跄了一下。那个牧师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稳住了我的身体。

“留神点儿，阿丽娜·斯达科夫。你太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谢了。”我说。我想要挣脱他，远离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气味，那股混合着泥土味和香烛味的臭气。

“你今天感觉很不舒服吧。”

“只是天生笨手笨脚罢了。”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句谎话。我比我刚来白色大教堂的时候要强健一些——我的骨头长好了，我也吃得下饭了——可我依然孱弱，我的身体还是被疼痛和挥之不去的疲惫困扰着。

“那你也许该休息一天。”

我紧紧咬着牙，又是被限制在我居室内的一天。我咽下了我的沮丧，无力地微笑起来。我知道他想看到的是什么。

“我好冷啊，”我说，“在‘壶房’那儿待一阵子会对我有好处的。”严格来说，这是实话。厨房区域是白色大教堂中唯一不那么潮湿的地方。到这个时候，那里至少应该点燃一个炉灶为早餐而生起火来了吧。那个大而圆的山洞会充满烤面包和甜豆糊的香气。地面上的盟友提供了干豌豆和奶粉，由朝圣者们储存起来，再由厨子们拿来做成食物。

我哆嗦了一下算是加码，可是牧师的回应只是一个态度含糊的“嗯”。

在洞穴入口处的动静引起了我的注意力：是刚刚抵达的一批朝圣者。我忍不住用审视的眼光看着他们。其中一些人穿着制服，这说明他们是第一部队的逃兵。所有人都年轻力壮。

“没有老兵？”我说，“没有寡妇？”

“要来到地下，一路上十分艰难，”大教长回答道，“许多人年纪太大了，或者身体太弱动不了。他们更愿意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

这不太可能。朝圣者会拄着拐来，会拿着手杖来，不管年纪多么大，病多么重。甚至于垂死的人，也会在最后的日子里来看一看太阳召唤者。我谨慎地回头瞧了一眼。我只能勉强看见那些牧师护卫，他们留着胡子，全副武装，正在拱道中放哨。他们是修道士，是像大教长那样的学者牧师，在地下，只有他们被允许携带武器。在地上，他们是看守者，搜捕间谍和否认信仰的人，给那些他们认为值得的人提供避难所。最近，朝圣者们的数量在减少，加入我们队伍的人强健程度似乎胜过虔诚。大教长需要的是日后可以成为士兵的人，而不只是多些要填饱的肚子。

“我可以去病弱老迈的人那里。”我说。我知道为此争辩是徒劳的，可我还是说了。“圣者应该在她的人民之中走动，而不是像个老鼠一样躲在兔子洞里。”

大教长露出了笑容——和善、宽厚的笑容，那个朝圣者们敬爱的笑容，那个让我想尖叫的笑容。“有麻烦的时候，许多动物都会躲在地下。这是它们活下来的方法。”他说，“等傻瓜打完仗，会是老鼠来统治田野和城镇。”

并且在死者身上饱餐一顿，我这样想着，不禁打了个寒颤。

好像能读出我的心思似的，他把一只手放到了我的肩膀上。他的手指很长很白，在我的胳膊上伸展开来，好像一只白蜡蜘蛛。如果这个动作是为了安抚我，那它可没有起到作用。

“耐心点，阿丽娜·斯达科夫。我们会崛起，在火候到了的时候，不要着急。”

耐心。他总是这样指示。我强忍住了想要去摸我裸露手腕的冲动，那里空着，火鸟的骨头本该属于那里。我已经认领了海鞭的鳞和牡鹿的角，可是莫洛佐瓦之谜的最后一块拼图还没有找到。如果大教长肯支持我们去追捕火鸟，或者仅仅是允许我们回到地面之上的话，我们现在也许已经拥有第三个加乘器了，然而要获得他的同意，必定要付出代价。

“我好冷，”我又说了一次，将愤怒埋在心底，“我想去壶房那儿。”

他皱起了眉头：“我不喜欢你缩在那里，和那个女孩——”

在我们身后，护卫们不安地窃窃私语，一个词飘到了我这里。拉泽鲁什亚（被毁灭之人）。我一把推开大教长的手，昂首进入了通道。牧师护卫们立正站好。像他们的所有弟兄一样，他们穿着棕色衣服，戴着金色太阳标志，和大教长袍子上的完全相同。我的标志。可是他们从来不直视我，从来不跟我或者其他格里莎难民说话。他们只是默不作声地站在屋子的角落，我走到哪儿都跟在后面，如同留着胡子、拿着来复枪的幽灵。

“这个称呼严禁使用。”我说道。他们正视前方，好像我是隐形的一样。“她的名字叫珍妮·萨芬，而且如果没有她，我现在还是暗主的囚徒。”没有反应。不过我发现，即使是说出她名

字都会让他们身子发紧。配枪的成年男子，对一个满身疤痕的女孩感到害怕，真是迷信的蠢货。

“别动怒，圣阿丽娜。”大教长一边说，一边挽住我的胳膊，引着我穿过通道，进入了他的觐见室。天花板上，带有银色纹路的石头被雕刻成了一朵玫瑰，墙上绘着头顶金色光环的圣者们。那一定是物料能力者的作品，因为普通颜料都抵挡不住白色大教堂中的寒冷和潮湿。那个牧师在一个低矮的木头椅子上坐下，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去坐另一把椅子。我瘫坐在椅子上，尽量掩饰自己的如释重负。即使只是站得久一些，我也会上气不接下气。

他注视着我，仔细看我的灰黄的皮肤和眼睛底下的暗沉黑迹。

“珍娅肯定可以为你做更多。”

我和暗主的大战已经过去两个月了，而我还没有完全复原。我脸颊凹陷，颧骨高耸出来，仿佛是愤怒的惊叹号，我一头白发又细又脆，看起来就像蛛丝般悬在那里。我向大教长许诺，说珍娅可以施展她的才能，让我变得可以见人，这才说服了大教长同意让珍娅在厨房跟我见面。几个星期以来，这是我和其他格里莎之间唯一真正的接触。我抓紧时间，获取每一点儿新消息。

“她尽己所能了。”我说。

那个牧师叹了口气：“我估计我们都必须耐心些。你会及时痊愈的，通过信仰，通过祈祷。”

一阵怒气涌了上来。他清楚得很，唯一能够让我痊愈的事情就是使用我的能力，可要使用我的能力，我就需要回到地面上去。